

75409/7920.21(4)

4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0 1966

六年卒于官歷觀我朝
之法而侯未有也侯仕不為已耻以俗吏自居
始至者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
產於後摩富者殫用貧者歸產上無以為教下
無以為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
按民丁產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侵民受其
害侯量入為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
賴之時有橫徵虐民必蹙眉曰守令之政在悉
民生則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
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

縣六年卒于官歷觀我邑今自洪武迄
始至著禮式一編擇立鄉老各數人使統之俗
淫於侈靡富者殫財貧者鬻產上無以爲教下
無以爲守俗由是益壞鄉都老以禮正之每歲
按民丁產輸錢謂之均平錢上下交侵民受其
害侯量入爲出歲輸以還使民不知有役民甚
賴之時有橫徵虐民必蹙眉曰守令之政在養
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力請罷之

雖以此得罪不恤也侯之性略於承奉而嚴於鬼神灌獻必親執事有恪春秋之祭肅如也凡祀典所載有功於名教者爲立祭田使人守之其不應祀者毀之至於接人也亦然可者與之不可者斥之其馭吏也不察察於案牘吏不敢欺其蒞衆也民服其威斷明察奸僞鮮作夫縣令官卑刑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故予嘗謂侯用世才其有所試矣夫豈苟哉侯以仕爲學政暇必

走白沙往返歲月內不知其幾顧何取於白沙耶甚矣人不可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侯亦無所不願學而切於救民急先務也死之日耕者弔於野行者弔於途有老嫗夜哭於其廬旦往問之云嫗何哭之哀也曰開歲役且至死者不可作已故侯之爲縣多可書其得民之實在節用去之十有二年邑人共立廟於白沙祀之如不得已焉者思侯之功表之非以徼福於神也後來繼令者亦將有感於

斯乎侯名積宇彥誠成化戊戌進士寧都人

肇慶府城隍廟記

弘治甲寅夏作

端陽城隍廟在刺史堂之西歲久就弊弘治癸丑冬郡守黃侯撤而新之命生員陳冕來徵記侯豐城人名琥予曩從兵聘君游往來劔水嘗一宿其家自侯來守端陽三年愈相傾慕安能已於言耶今天下府州縣有城郭溝池有山川社稷有神主之而皆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制也不俟言矣然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

者非以其權歟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說者謂吾之心正天地

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烏虜孰能信斯言之不誣也哉侯治端陽民畏而愛之蓋有志者也故專以其大者告之餘皆在所略

恩平縣學記

恩平古恩州之域國朝置恩平驛隸陽江縣今恩平堡是也堡立於成化之己丑先是西獠入寇景泰天順間剽掠高涼以東亘數百里無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此其地也成化改元聖天子念兩廣夷賊未平命將討

官尤惓惓焉甚矣翁君之明勢復熾當道者以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利害怵于前而父子失其親以鬪爭之風置之於水火之常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旅之事孔子辭以未學曰俎矣自今觀之昔者軍旅之興民弊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之衝送往迎來民

寧謚文教聿新俎豆之事安
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
忠信導之諸士子俎豆其志
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
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
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
樂於斯乎予不文謹具其事
者以復君碑於學宮俾來者
陽人

予記其事而於

之而用其偏師於此旣而賊
恩平地四達難守簡畀我邑
威略至則急擣其巢穴亦旣
其衆還各郡縣且數萬人而
一旦復起爲患有如前日充
此堡所以建也成化丙申左
奉 敕總督兩廣軍務旣
賊所破者亟謀所以善其後
其地介數邑之間當東西行
豈得已哉今地方

劬於道路者無虛日不知以可一日而不講耶
侯亦以邊功累陞按察副使學宮俎豆其教而
是方公於是俾侯成之區畫而忠信體之習端
凡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人而好亂者息士有
石縣仍驛名城以堡建無所禮義可興囹圄可
爲治戎之所東則縣治西則而君之志寧不亦
遠近雲集學舍不能容誦絃始末與其所當先
曰美哉洋洋乎昔爲盜賊之有考焉君名儼蕭
誰之力歟邑令翁君以書屬

新遷電白縣儒學記

成化壬寅十二月作

邑何遷遷避寇也先是電白在高州府治之東
按察僉事陶公提兵過之顧謂其守宰曰形勝
不足以守邑宜遷遷必於神電衛焉其地廣可
以容其城固可以守去危卽安民之賴也舍茲
弗圖志不在民也知府孔侯鏞以公之說聞於
上遂遷焉時成化戊子歲也學官在縣治東南
當是時寇賊未殄草屋一間奉大成木主而
已歲丙申公以秩滿遷副使奉璽書專經略

是方每一過之未嘗不瞻顧徘徊以學校之興廢爲已責而歎其力之未遑也明年寇乃克平是方之民寄命於盜賊之火者幾二十年至是始遑公往來巡省諸郡縣俾勞來匡直咸盡其方越二載而民之病者蘇仆者起矣公顧力可及以狀請於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公首創學宮次及諸役許之於是闢土爲基度財爲用而屬是役於某官某使督之以已亥三月某甲子始事越明年八月某甲子而舍

萊焉宮宇峩兀門觀軒敞神像清嚴器用其足繚之以宮墻飾之以丹漆誠壯誠麗遂爲一郡學校之冠其他若縣治若城隍社廟若藩臬行司以及郵傳邸舍橋梁道路一一區畫成之營材於山民不知勞爲陶於野財不妄費而皆以一當百以百當萬故役之煩者化而爲簡難者化而爲易公勳庸著於武事不可勝計世稱公通變無方亦焉往而非是也哉韓君某來守是郡旣至睹衆美之具成乃歎曰博哉功乎歷審

其爲之先後又歎曰公留意學校功先庶務其重如是乎乃具書幣遣其屬蔡鍾英如白沙請予記之辭不獲推古學校之意而言曰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人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如表裏形影然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仕者之所施也有爲己之心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

所蘊也有爲人之心乎諸君子顯晦不同易地而處之有不相能者乎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爲務然自漢而下求諸學校之所得名世者幾人有不由庠序而興者乎是故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爲己古之名世者舍是無以成德甚矣斯學之不講於世也久矣公所望於學校意者其在此乎公名魯字自強廣右之鬱林人也始恩授吾邑丞公之先公成浙江按察副使死事武義云

新會縣輔城記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北鑿城下爲池旁植刺竹施蒺藜其中爲營門以守嘗記往年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丘隴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謂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

吾心則庶政無不修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强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蓋後世以法劫制天下區區之爲也公之功固大矣而聖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剋取之民故椎牛灑酒

自沙手全錄
卷一
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
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算贏
餘矣今夫治兵於閩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
每以偏師從事况夫深山窮谷民獠雜居善惡
同狀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
辜爲言矣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
於人也烏虜兵凶器也豈得已哉公從事于茲
餘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
邊隅日遠日忘蓋不可以無紀而垂告於將來

也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知力之外而
網維乎是則孰與語哉

雲潭記

白沙之西山則圭峯也東北連數峯最勝者爲
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龍
嘘氣成雲變化萬狀里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
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攜酒飲
于西山之麓班荆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
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

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汝夫潭取其潔也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枯澤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爲體而潭以靜爲用物之

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旣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

自沙孫金集 卷一 晉
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
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於是起而再拜乞書
爲雲潭記

潘氏祠堂記

一善可書也吾書之吾畏多言也信多乎哉不
多也傷俗之益偷吾無位也言不能化而入惡
在乎多言也善者吾斯進之而已矣潘某氏者
南海之著姓老而無子曰吾無繼可也兄弟之
子猶子也同吾胞者幾人繼其世者若干人可

以執籩豆可以守宗廟可以事繼述而傳無窮
矣吾何憂吾無繼可也以其所有者歸之祠以
卒噫茲可憫也已若是者其亦足與乎其無足
與也堯之時比屋可封降自後世不以善而以
利父子也而不用情兄弟也而鬪于墻婦姑勃
谿朋友按劍者皆是也夫恒人之情莫甚於顧
其私而不忘其後其也致孝乎祖禰委祝乎兄
弟其生也若遺其死也若虛非求馬於唐肆者
與未可知也伯氏某成其之志以其地三畝構

祠屋三間以奉四代神主其田若干畝以供常祀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其斯之謂歟其之從子上舍生漢也有一日之雅於白沙來請記其事予不能辭也於是乎書

增城劉氏祠堂記

弘治癸丑九月作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

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歟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甘豔麗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及之其鄙陋污穢可勝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大夫作家廟以愧之卿大夫猶然况士庶乎先世之流風餘韻至此幾絕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

之痛是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宋之惠州守劉仲明自南雄遷增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璪十有二世其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頽而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璪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璪之父也曰漢曰

孔祥者璪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亾矣成化庚子璪之兄瓚又卒其族兄弟而增修之前堂後院棟宇層起煥如也四垣竹樹周遭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愧哉今年秋璪因林時嘉再至白沙子示之詩云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昨夜燈已照劉宗信故為之記以詔其後人

永慕堂記

予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
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子之至
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之異於聖人
也豈相懸絕若是耶比弱冠求友於四方多識
當世之士擇其賢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
改諸內外輕重之間槩以孟子之論其役志於
功名其循情於妻子其思慕其親其不以皓首

而媿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於
言也成化甲辰江陰李君昆以侍御史被

命清理軍伍于兩廣始過白沙進拜老母于堂

予雅未識君之色而訝其憂之餘耳君之孝而

訝其哀之餘意風木其心者恒怵惕於見人之

親歟君曰然少留君坐語之以牛角所疑於孟

子以壯而後信其言不予欺因與君論交焉宅

日再過白沙索書永慕堂扁予申以孟子之言

曰人各有所慕仁者慕親義者慕君士慕學農

慕稼穡百工慕能商賈慕貿遷無無慕者慕之
 至死而勿替乃至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
 明皆性之所發而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
 之永慕是也夫孰得而奪之彼幼而慕壯而衰
 老而遂忘慕之不至而遷於物是之謂情其性
 非知內外輕重之別者也夫忠孝之推也不孝
 於親而忠於君古未之有也御史諫官也繩人
 以身者也名堂之義其以忠孝示天下乎君聞
 之悅命左右滌硯乞書為永慕堂記

潮州三判溪記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
 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
 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
 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
 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矣聖賢之所以示人
 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為己也其仕也為人
 學為人也其仕也為己斷不疑矣今守令稱賢
 於一邦利澤及於民民愛而樂之問於我嶺南

十郡之內吾知其人者周潮州也潮海郡也東南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習水者乘長風駕大船出沒巨浪中小不支則有覆溺之患每歲漕運潮人共苦之潮州來守郡問潮父老所以便民者父老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五屬邑其三在郡治西南形若鼎立廣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民共賴之者三利溪也是溪之長百一十五里東抵韓江西流入于港正統間湮於大水潮州濬而通之水由故道行東西注會同於海慮

其冬旱而且涸也鑿郡城南溝引韓江水注于溪甃石爲關時而開閉之凡役民于畚鍤卑之爲溪也高之爲關也僅一月而成農夫利于田商賈利于行漕運者不之海而之溪辭白浪於滄溟謝長風於大舶於是潮之士夫與其父老拜郡門謝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孫敢忘之由是觀之謂周潮州仕而爲人也非歟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國朝來莫若王源驅冥頑之鱷造廣濟之梁其

事顯於爲人不可誣矣今潮州以三利溪配之
輝映後先稱賢於一邦也宜哉夫短於取名而
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身而
燕及榮婺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黃涪翁之所
稱者非濂溪先生歟潮州遺予書曰我故舂陵
族也潮州之舉進士有聲郎秋官有聲守郡有
聲其尚不忝其世也哉吾嘗贈之詩云楚中有
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
之久不至歲宴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

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遙棲桐枝長飲
甘露漿吾生濂溪數百年之後思濂溪而不可
得見見其族之雲仍若此者殆可與言矣然則
區區所愛慕於周潮州者一關三利溪而已耶
潮人相與立碑頌潮州之功遣生員趙日新來
請文予以其事并詩記之俾潮之人知仕而爲
人者有功不可忘而潮州之進未艾也潮州名

鵬字萬里道州之永明縣人

先生文既成每詢之潮人多言三利

之利無實因作詩以代跋云欲寫平生不可必致燈挑盡幾況吟文章信更知誰是且博人

唐濟寧金其意欲示後人失於審也其後王侍御
御哲至朝見之數日君子可欺以其方噫斯言
得之矣弘治甲子
秋門人張翊識

尋樂齋記

五年伍光宇始構亭于南山之巖以坐明年復
於吾居第之左結草屋三間與亭往來又明年
而光宇死矣草屋之成光宇齋戒沐浴焚香更
衣危坐厥明請余問曰雲不自知其力之不足
妄意古聖賢人以爲師今年且邁矣不得其門
而入不知其所謂樂尋常間自覺爲坐爲樂耳

每每讀書言愈多而心愈用用不如不用之爲
愈也蓋用則勞勞則不樂不樂則置之矣夫書
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也奚宜廢將其所以
樂者非歟願先生之教之也余復之曰大哉吾
子之問也顧余何足以知之雖然有一說願吾
子之思之也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受之旨曰
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當是時也弟子不
問師亦不言其去仲尼顏子之世千幾百年今
去周子程子又幾百年嗚呼果孰從而求之仲

尼飲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
曲肱飲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
而有其樂耶吾子其亦慎求之毋惑於坐忘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
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爲之有道乎得其
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病願吾子之終思之也
仲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吾子
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願吾子之終思之
也語已光字整步而出充然若有得者歸揭其

榜曰尋樂齋云

風木圖記

莆之李侯某由進士官戶曹員外郎出爲廣東
按察僉事每出行部至新會輒一過病夫陳某
白沙坐小廬山精舍半餉始至攜所得誌銘文
弁挽詩一大帙來授而讀之三歛衽先處士默
菴先生與林夫人之賢皆可考而知矣尋以風
木圖請記夫孝子之事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
聲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奚存歿

間哉吾聞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
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
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
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
鍾如鸛雀蛟蚌相過乎前也今夫祿之弗逮養
曾子悲之侯亦悲之侯之心曾子之心也若曾
子可謂盡思矣奚事於圖乃若孔子則以爲子
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乎適雖聖人不能
以有加也邊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

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又非但事親一事爲然
也一以貫之其所稱孝非常所稱常所稱者豐
其養厚其葬生之封死之贈而已耳嗟夫今之
士夫異於古之士夫也其所稱孝率以是爲至
矣吾恐聖賢之意不明於後世也旣撫圖而悲
復引其意謂侯曰侯死事盡思無負於曾子矣
亦知曾子所以顯其親於無窮者何如哉孝經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侯念之侯念之是爲記

處素記

成化八年六月爲外兄何經作

一夫頎然始弱冠爲生員事進取不偶退耕于野作室三間榜兩處素字于楣曰吾不了其義當否吾以問白沙子白沙子聞之絕倒間數日抵一卷請曰爲我記處素白沙子命出硯研墨汁相向詰之曰夫記紀實也爲我具狀吾爲女記卽應曰毋苦我人呼我秀才我卽不應謂我處素我卽應之但子爲我記足矣吾知其狀云何兩手捧硯躡席揚舂進愈恭白沙子不能却

塞其卷歸之

慈元廟記

世道升降人有任其責者君臣是也予少讀宋史惜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新天下化本不立時措莫知雖有程道明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所爲高不過漢唐之間仰視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歛歛旣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後惜其君非撥亂反正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

專邪議得以間之大志弱而易撓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讐國計日非往往坐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至於善惡不分用捨倒置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則不復惜爲之掩卷出涕不忍復觀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劉文靖廣之以詩曰王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著龜萬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惡

於一言夬興亾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歟宋室播遷慈元殿創于邑之厓山宋亾之日陸丞相負少帝赴水死矣元師退張太傅復至厓山遇慈元后問帝所在慟哭曰吾忍死萬里間關至此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厓山近有大忠廟以祀文相國陸丞相張大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戶部侍郎前廣東右布政華容劉公大夏行部至邑與予泛舟至厓門弔慈元故址始議立祠於大忠

白沙子全集 卷一
之上邑著姓趙思仁請具土木公許之予贊其
決曰祠成當爲公記之未幾公去爲都御史修
理黃河委其事府通判顧君叔龍甲寅冬祠成
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於有司所以立大
閑愧頽俗而輔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於
祠中使來者有所觀感弘治己未夏予病小愈
尚未堪筆硯以有督府鄧先生之命念慈元落
落東山作祠之意久未聞於天下力疾書之愧
其不能工也

夢記

庚寅秋月距予自京師歸適踰一載是夕天氣
稍涼予讀易白沙之東房旣倦而臥夢與應魁
殿元克恭黃門同行一童子前導不識者一人
次之次克恭次余應魁途遇泥潦予呼童子取
行具童子不應余因曰越人歌之楚人應之應
魁屢歎不置克恭顧余作愁狀其不識一人者
漠然若無所聞焉旣寤測其意曰越與楚風氣
不同人聲隨而異必不能相通而相好使越人

白沙先生全集 卷一
歌之楚人聽之亦猶使楚人歌之越人聽之也
孰若使越人歌之越人自聽之楚人歌之楚人
自聽之其音習於其耳其言感於其心奚不相
說之有是故越不可爲楚楚亦不可爲越越與
楚不相能非有生之初習使然耳習之久殆與
性成夫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持之以久不可
使化而入今若以爲越者一人驟而號於楚地
曰去而爲楚者以從我楚得不羣怒而逐之乎
然則如何曰守其爲越者無遽責楚以必同度

乎其免矣

又

三月二十七日碧玉樓午睡夢出貞節門外大
水一老人抱衣浣於前歌曰法好人莫傳衣好
人莫穿良久又歌曰西子蒙不潔拊鼻過者疾
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
上帝執侍周旋與世駢肩呵是何夢耶將有應
于後早爲之兆耶抑夢幻虛無同異端之說從
而稽之因妄求妄不可耶姑記于此以俟明者

决焉

補遺

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上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與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視道則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視天地則天地者太倉之一粟滄海之一勺耳會足與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與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貴貧賤

死生禍福曾足以爲君子所得乎君子之所得者有如此則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無所增天地之終吾之終也而吾之道無所損天地之大且不我逃而我不增損則舉天地間物既歸於我而不足增損於我矣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卒然遇之而不驚無故失之而不介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烈風雷雨而弗迷尚何銖軒冕塵金玉之足言哉然非知之真存之實者與語此反惑惑則徒爲狂妄耳

天下事物雜然前陳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卒然舉而加諸我不屑者視之初若與我不相涉則厭薄之心生矣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無求於吾前矣得謂與我不相涉耶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救屣亦謂重愛親也非謂輕天下也君子一心萬理完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

神具隨得吾得而得之耳失吾得而失之耳厭薄之心起自而生哉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理所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若曰物吾知其爲物耳事吾知其爲事耳勉焉舉吾之身以從之初若與我不相涉比之醫家謂之不仁昔人之言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心也君子何自得之哉然非其人與語此反惑惑則累之矣或應曰是非所謂君子之

自注子全集 卷一
心也君子之辨也曰然然無君子之心徒有輕
重之辨非道也

下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
於可言則已涉乎麤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
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
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
皆不足以得言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
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

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
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
足狀也曰道終不可狀歟曰有其方則可舉一
隅而括其三隅狀道之方也據一隅而反其三
隅按狀之術也然狀道之方非難按狀之術實
難人有不知彈告之曰彈之形如弓而以竹爲
弦使其知弓則可按也不知此道之大告之曰
道大也天小也軒冕金玉又小則能按而不惑
者鮮矣愚故曰道不可狀爲難其人也

安土敦乎仁

易上繫曰安土敦乎仁予曰寓于此樂于此身于此聚精會神于此而不容惑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后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是泰而后可安也夫泰通也泰然后安者通于此然后安于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卽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于其


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致以自暇矣有於予心符或曰君子不已勞乎應曰乾之象曰天行健天之循環不息者健而已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未嘗少懈者剛而已天豈勞哉君子何爲不暇乎

無後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

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
誠僞之間而足耳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
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
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
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
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
哉作僞之人旣惑而喪其誠矣夫旣無其誠而
何以有後邪

仁術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一萬法不
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至道至無音
比其形于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可加亦三
巧矣然皆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
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也然周
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于
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
而至巧者莫踰予心矣孟氏學聖人也齊王
忍見一牛之死不有孟氏不知其巧也蓋齊王

之心卽聖人之心聖人知是心之不可害故設
禮以預養之以爲見其生而遂見其死聞其聲
而遂食其肉則■是心莫甚焉故遠施焉
庖厨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
君子因是心因制是禮則二者兩全矣可莫遠
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
之巧同也聖人■民害而送之四裔之民莫非
焉亦曰戮之則■有之遺害 聖人之
權焉使之遠寓魍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恣矣

夫人情之欲在于生聖人卽與之工人情之惡
在于死聖人不與之死惡衆人■惡也聖人卽
送除裔夷惡難施也聖人以投惡聖人一舉而
送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
用之故天下有意于巧者皆不得願其間矣周
公一金滕大發寤時主以後世事觀至巧矣周
公豈有意耶亦任心耳

白
沙
于
全
集

卷
一

